

柳宗元诗选

〔唐〕柳宗元 著 洪淑苓 注析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家藏文库

柳宗元诗选

〔唐〕柳宗元 著 洪淑苓 注析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• 郑州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宗元诗选 / (唐) 柳宗元著; 洪淑苓注析. — 郑州:
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6.7

(家藏文库)

ISBN 978-7-5348-6447-6

I. ①柳… II. ①柳… ②洪… III. ①唐诗-诗集 IV.
①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695号

家藏文库: 柳宗元诗选

选题策划 卢欣欣 赵发杰

约稿统筹 卢欣欣

责任编辑 梁瑞霞 张军辉

责任校对 牛冰岩

封面设计 王 歌

版式设计 曾晶晶

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

邮编: 450002

电话: 0371-6578869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15印张

字 数 192千字

定 价 27.00元

前言

柳宗元（773~819）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，以古文见著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，与韩愈齐名。韩愈主张“文以贯道”，柳宗元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二人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。古文之外，柳宗元的五言诗也受后人重视，可以和他的古文互相辉映。这里将先介绍柳宗元的生平，其次泛论其文学上的成就，第三则论述其诗歌艺术，最后说明本书的体例与参考书目。

一 柳宗元的生平

柳宗元，字子厚，河东解（今山西运城市西南）人。柳氏始祖可上溯至春秋时期鲁国的展禽（柳下惠），禽食采柳下，遂姓柳氏。秦并天下，柳氏迁河东，始居解县。

柳氏先祖多任朝官。入唐以来，宗元堂高伯祖奭，为唐宰相，与褚遂良、韩瑗俱得罪武后，死于高宗朝。高祖子夏，任徐州长史。曾祖从裕，任沧州清池令。祖察躬，任湖州德清令。父镇，以文章垂名当世，天宝末，高第明经科。遇乱，奉母隐王屋山，后徙于吴。乱平，上书言事，擢右卫率府曹参军。累官至殿中侍御史，以事触窦参，出为夔州刺史。参

败，还，复侍御史，卒官。为人刚直，所交皆当世名人。

代宗大历八年（773），宗元生于长安。由于先人多在外任官，柳氏早已迁离祖籍，在长安购置田产庄园，而且自宗元五世祖楷以下，坟墓均在京兆万年县，长安可说是宗元真正的故乡。

宗元四岁居长安西田庐中，父镇奔丧赴吴，由母亲卢氏教古赋十四首，皆能讽诵。嗜好音乐，尝自学十年。十一岁起，随父之官职而游历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一带，增长见闻，开拓眼界。十二岁居夏口时，与杨凭女订婚。

德宗贞元五年（789），宗元十七岁，至京师求进士，未成。次年，举进士，未第。至贞元九年（793）二月，二十一岁，登进士第，同榜有刘禹锡等人。同年五月，父镇卒于长安亲仁里第，宗元居家守丧。

贞元十四年（798），宗元二十六岁。是年登博学鸿词科，授集贤殿正字，正式步入仕途。“正字”系为朝廷校勘整理图书的官职，有机会饱览群书，却不能真正施展政治抱负。三年后，宗元调任京兆蓝田（在今陕西）县尉，由近京畿的地方官做起，这算是一种磨炼。贞元十九年（803）因御史中丞李汶之荐，宗元自蓝田调回朝廷，任监察御史里行。同时有韩愈、刘禹锡、韩泰等，也因李汶引荐而拜为监察御史。从此，宗元进入政治圈的核心，也和当时的名人俊彦建立深厚的情谊。最关键的是他得到王叔文、韦执谊的赏识，成为其政治集团的骨干，同时也种下日后连遭贬谪的苦因。

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，宗元三十三岁。这一年正月，德宗皇帝崩殂，顺宗即位，八月改元永贞。深得顺宗信任的王叔文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，掌有大权。同时擢升韦执谊为宰相，王伾为左散骑常侍，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，刘禹锡、吕温、韩泰、凌准、韩晔等人，都获得重要职位。

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，不能说没有政治理想与治绩。在接掌大权

之后，他们迅速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，除弊兴利，期望做到利国利民。例如贞元末，宦官权势高涨，欺压百姓，创“宫市”，以贱价强买百姓之物，巧取豪夺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王叔文集团大力废止其，使百姓大悦。其他如免租税、罢进献、废五坊小儿、出教坊女妓、降低专卖盐价，乃至收回宦官把持的兵权、藩镇把持的财赋大权等，都是果敢明快之举，史称“永贞革新”。

但这场雷厉风行的政治革新，实际上只维持了一百多天。王叔文得志自矜，亢傲以待异己，是其失败的主因。在王叔文计划夺取宦官兵权时，宦官俱文珍等也已结集同党与保守派者，拥立皇太子监国。是年八月四日，保守派迫使病势沉重的顺宗退位，拥立太子李纯继位，即宪宗。宪宗继位后，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（次年赐死），王伾为开州司马，韦执谊为崖州司马，柳宗元为永州司马，刘禹锡、韩泰、陈谏、韩晔、凌准、程异等同被贬为各州司马。这十位罪臣，史称之为“二王八司马”。

正值壮年的柳宗元遭此打击，可说有志难伸，郁郁寡欢，也从此远离政治核心，成为政治的边缘人。当时的永州（治今湖南永州）仍属南方荒凉偏僻之地。司马一职，是个虚衔，既无职责也无官舍可住。朝廷论处其罪，还特别强调“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”，可见其处境的凄凉孤绝，令人同情。

柳宗元被贬永州一共十年（宪宗元和元年至十年，806~815）。这期间，宗元母亲卢氏卒于永州，女儿和娘夭亡，挚友凌准、吕温先后亡故。宗元与韩愈多次书信往来，谈诗论文；又与巽上人等僧徒交游，开始钻研佛理。而广读史书典籍、泛览永州山水，更是宗元排遣愁闷的方式。但他内心最期望的，仍是得到朝廷的赦免，并早日调回京城，重新开始仕宦生涯。他曾经写信给翰林学士萧俛、李建，京兆许孟容等，向他们陈情，请求除罪移官。然而宪宗甚恶王叔文党，保守派势力强大，萧、许等也不敢

冒险进言，因此宗元的希望一再落空。沉痛的心情，加上南方瘴疠为虐，宗元的身体也日益孱弱。他曾说：“仆自去年八月来，痞疾稍已，往时间一二日作，今一月乃二三作。用南人槟榔余甘，破决壅隔大过，阴邪虽败，已伤正气。行则膝颤，坐则髀痺。”（《与李翰林建书》），真可谓“残骸余魂，百病所集”（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），境况惨然。

宗元在永州的日子，身心俱疲，苦不堪言。那渴望赦免还京的心声，语调极其卑微可怜，使人可以想见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与苦痛。所幸，除了以屈原自比，仿《离骚》赋诗明志之外，“永州八记”更记载了宗元心境上的转变，使人们得以深刻认识这位文学家因痛苦而伟大的心灵。

元和十年（815），宗元四十三岁。前一年十二月，宪宗终于下诏追王叔文党赴都。于是宗元在次年正月登程赴长安，沿途皆有诗，充满喜悦兴奋之情。尤其是挚友刘禹锡亦奉诏北归，二人至襄州会合同行，仿佛将获得政治新生命。可惜，这只是昙花一现，朝中虽有宰相武元衡极力支持宗元等人，但宪宗及保守派仍不肯松手，三月，宗元等人不但没有除官复职，反而再被贬为远州刺史。刺史官阶在司马之上，但所授辖地，却更加偏远，根本就是明升暗贬，雪上加霜。这次，宗元被调迁柳州刺史，辖区在今广西柳州，比永州更为偏僻，乃真正的蛮荒之地。

当时刘禹锡被授为播州刺史，宗元以播州（今贵州遵义市）地远，禹锡母老不能远行，自请以柳易播。此事经中丞裴度力谏，宪宗终于首肯，改授禹锡连州（在今广东省）。宗元这番诚恳的友情，相当令人感动，由此也可知宗元实乃性情中人。随后宗元启程赴柳州，禹锡一路偕行，到湘水边两人才赋诗分别，诗云：“十年憔悴到秦京，谁料翻为岭外行。……今朝不用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。”（《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》）词情剝切，隐含无奈与辛酸。

元和十年六月，宗元到任柳州刺史。刺史比司马较有权责，在惨淡的心情下，宗元仍善尽地方父母官之职，整治柳州，因俗施教，政绩卓著。譬如改革当地的奴婢制度，改以佣工抵偿，使百姓儿女得以赎身，即其一大德政。衡湘以南的进士，都以宗元为楷模。柳州居民也相当敬重他，在他死后，还建祠祭祀。

宗元在柳州前后五年，最后死于任上，得年四十七，时元和十四年（819）十月（或说十一月）。在这五年中，宗元的健康耗损更大，甚至一度感染霍乱。亲友方面，随宗元来此地读书的堂弟宗直病逝，宗一也离别而去；宗元所抚养的甥女崔瑗病卒，次姊婿裴瑾、岳父杨凭也先后亡故。这些都使得宗元十分伤感。所幸与贾鹏山人、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，使其于佛理更为通透了悟，而遨游山水、莳花植木，也稍稍慰解其困顿的心灵。因此，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在情调意境上，就比永州时期较为疏朗平淡，显示了宗元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。

宗元病重时，尝留书给好友刘禹锡、韩愈，安排自己去世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及编纂文集诸事。宗元有子、女各二人，长子周六，当时只有四岁，次子周七为遗腹子，宗元卒后所生。宗元被贬永、柳州时，颇挂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后嗣。因为原配杨氏早亡（亡于婚后四年，时年二十三岁），所以宗元在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中，屡屡以“茕茕孤立，未有子息”为念，希望能够北迁，以便“就婚娶，求胤嗣”。但宗元似乎未正式续弦。周六、周七可能是侧室所生，周七据说由韩愈抚养。柳氏一支至此，可说家道衰落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宗元卒后，到了第二年的七月，始归葬于京兆万年县祖坟。系由舅弟卢遵治其丧事，桂管观察使裴立行资助归葬，韩愈为其作墓志铭。文集则由刘禹锡编纂而成，题为《河东先生集》。

二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

柳宗元作品类型繁多，包括诗歌、辞赋、寓言、论、说、传、山水记等各种体裁。而历代学者最看重的是宗元在议论方面的长才，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就说宗元“俊杰廉悍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”，此等精神形诸辞章，便构成其“雄深雅健”的文笔风格，其作品在思想层面、篇章结构、字句锻炼等方面，都有大家风范。综合学者所论，宗元文学作品的优越成就有下列几点：

（一）思想深广，统合儒佛。宗元熟读经史诸子，以儒家思想为根本，又兼学佛理，这和韩愈的排佛极为不同，但也更显现出宗元思想的活泼自由。宗元尊崇儒家学说，而他的《天说》《天爵论》《封建论》等文章，却重新厘清了历来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“圣人之道”的观念，主张“以人为本”“顺人之意”。这和传统以及当时儒者的看法颇有出入，然以今观之，却相当具有自然哲学的概念，同时也较符合民主、民权的政治思想，和儒家的“仁政爱民”并不违背。宗元强调仁政爱民，还可以从《捕蛇者说》等杂文看出，在这类作品中，宗元每每借着庶民百姓指陈苛政，揭露社会的弊端，充分显露出其仁民爱物的胸怀。

在佛教思想方面，唐代文人与僧徒多有往来，特别是中唐以后，文人学佛修禅，蔚为风尚。为了佛教，宗元还曾经与韩愈辩论一番。宗元接触佛教，殆有家庭背景渊源，但他流放永州、柳州，则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。习佛不仅使他调整了心态，从自怨自艾转为“乐住山林”，体会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启示与舒适，同时对他的创作也多有助益。他的诗歌，含有佛理禅机，寓言作品则无疑受到了佛经譬喻故事的启迪，类此，都使其文学思想更加深刻，也显示了文学和佛学结合的效益。

(二) 文章结构谨严，讲究修辞。宗元思虑缜密，故为文极重篇章结构，用字遣词皆能与文章主旨相应。譬如其短篇议论，习用三段论的结构形式，即由立案、驳辩而至断案，论之凿凿，铿锵有力。又如《封建论》以“势”字贯穿呼应，《捕蛇者说》以“毒”字连贯全文，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以“始”字前后呼应，可见其锻炼的功夫，也能够运用变化，形成独特风格。自韩愈称赞其文“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”以来，历代古文家也多赞美有加，例如：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卷首：“季朴有言，柳醇正不如韩，而气格雄绝，亦韩所不及。吾尝论韩文如大将指挥，堂堂正正，而分合变化，不可端倪；柳则偏裨锐师，骁勇突击，囊沙背水，出奇制胜，而刁斗仍自森严。韩如五岳四渎，奠乾坤而涵万类；柳则峨眉天姥，孤峰矗云，飞流喷雪，虽无生物之功，自是宇宙洞天福地。其并称千古，岂虚也哉！”其《唐宋八大家文钞·论例》：“巉岩崱峿，若游峻壑削壁，而谷风凄雨四至者，柳宗元之文也。”刘熙载《艺概》：“柳文如奇峰异嶂，层见叠出。所以致之者，有四种笔法：突起、纡行、峭收、纡回也。”陈衍《石遗室论文》：“桐城人号称能文者，皆扬韩抑柳。望溪皆之最甚，惜抱则微词，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：出笔遣辞，无丝毫俗气，一也；结构成自己面目，二也；天资高，识见颇不由人，三也；根据具，言人所不敢言，四也；记诵优，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，五也。此五者，颇为昌黎所短。”

由上引可知，一般都以韩柳并称，但桐城派古文家则较欣赏韩愈，不过茅坤仍然肯定宗元的特点，以为各有所长。而陈衍则偏向宗元，并举出五点胜过韩愈之处。由第二、三则资料，更可了解宗元古文笔法的奇峻，确有过人之处。

(三) 寓言深刻，传记生动。宗元的寓言作品，由于主题深刻，比喻生动，十分脍炙人口。此类作品，古代《庄子》《孟子》早已有之，宗元

秉此精神，再加上佛经譬喻故事的启发，更将寓言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名篇如《黔之驴》，借“黔驴技穷”以讽刺虚张声势的人，篇中描摹老虎与驴的神情心态，更是细腻传神。这些寓言作品，不仅在写作技巧上较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更成熟进步，在主题思想上，更能够发挥讽喻现实、提示人生哲理的作用。宗元的寓言作品，当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。

广义的传记可包括：墓志、行状、碑传等。宗元的文集中，约有七十多篇此类作品。但此类作品大多系应酬人情之作，为达官贵人作传，少见精彩的描述。倒是像《梓人传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《童区寄传》这类颇似传奇小说的作品，更引人入胜。这些作品的主角，皆是平民百姓，名不见经传，但宗元用生花妙笔，为我们呈现出这些独特的人物形象。传记以记叙为主，但宗元或议论或抒情，甚至借题寓意，诸多技巧合用，反而创造出传记的变体，使传记更平易近人，也更能凸显作传者自己的心声。这一点也是宗元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。

（四）山水游记，照耀古今。山水游记是宗元作品中尤为突出的一类，对中国游记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。这类作品大多作于贬官之后的永州、柳州时期，“永州八记”尤可称为个中极品。“永州八记”诸篇的写作特点是：精心描绘各地优美景色，且能凸显各处特有的风貌；而在客观的描述山水之中，寄寓个人主观情感，更是前人少有的作法，宗元运用得相当圆熟自如。篇幅短小，文笔简洁，也是一大特色。这显示出宗元对语言的锤炼之功，以及布局谋篇的独运匠心。在永州，宗元借游览山水以抒发郁闷，而荒僻的永州山水亦因之而扬名后世，可谓相得益彰。试引述古文家对其山水游记的评赏，以明其成就：

茅坤《茅鹿门先生文集》卷五《复王旻谷乞文书》：“夫古之善记山川，莫如柳子厚。子厚材固隽，然亦以朝夕钻钩、愚溪间，故得以恣其

盘溪邃谷飞泉峭壁之好，而肆焉以为文。”

《茅鹿门先生文集》卷八《复陈五岳方伯书》：“仆平生览古之善记佳山水，惟柳子厚为最。虽奇崛如韩昌黎，当让一步。”

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卷二十三：“愚窃谓：公与山川两相遭，非子厚之困且久，不能以搜岩穴之奇；非岩穴之怪且幽，亦无以发子厚之文。”

魏禧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八《孔正叔楷园文集叙》：“五经之文，五岳也。屈原、庄周、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，五丘也。天下之山必五岳五丘，非是不足名山。及读柳子厚黄溪、钴鉅潭西小丘、袁家渴诸记，则又爽然自失。其幽峭奇隽之气，未尝不与五岳、五丘并名天壤，然则先生之文之传无疑矣。”

方苞《方望溪先生全集》卷十四《游雁荡记》：“永、柳诸山，乃荒陬中一邱一壑。子厚谪居，幽寻以送日月，故曲尽其形容。”

林纾《柳文研究法》：“山水诸记，穷桂海之殊相，直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昌黎偶记山水，亦不能与之追逐。古人避短推长，昌黎于此，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。……凡记亭台山水，有经巨人长德，营构题咏游涉之处，则后来为之记者，殊易为力。若公在永州，一荒昧不辟之区，必待粪除，其胜始出。是永州诸胜，均系诸公之一言，则非极力描摹，山容水态，亦不易流传于艺苑。集中诸文皆佳，而山水之记尤为精绝。虽大同小异，然各有经营。韩公犹望而却步，何论其它。”

三 柳宗元的诗歌艺术

柳宗元传世的诗歌作品约一百六十余首，多作于永州、柳州时期。

宗元的诗歌，虽不若古文受重视，但其五言古诗，前人称之为有古朴苍茫之气，诗中所表现的幽静隐逸，可与陶渊明、韦应物等田园诗人并称。

可见宗元的诗歌作品有优越处，值得深入探讨，以下撮举几点说明：

（一）众体兼备，五古尤为突出。宗元诗歌数量不算多，但于诗歌体裁上，却相当齐备，举凡五七言古体诗、五七言绝句、律诗以及模仿《诗经》、郊庙歌辞的雅诗歌乐，都迭有佳作名篇。其古体诗，长篇者劲健悲壮、慷慨激昂，短篇者清逸疏淡、素朴简洁，最为诗家所赞赏。例如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云：“五言古诗，句雅淡而味深长者，陶渊明、柳子厚也。”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云：“陶、柳诗率含蓄不尽。……韩柳齐名，然柳乃本色，诗人自渊明没，雅道俱熄，当一世竞作唐诗之时，独为古体以矫之，未尝学陶和陶，集中五言凡十数篇，杂之陶集有未易辨之者，其幽微者可玩而味，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。”由此可知宗元五言古体的成就极高，直堪与陶渊明并称。

（二）题材多样，类型丰富。就题材而言，宗元诗歌固然以遣怀抒愤的作品居多，但仍有不少题材类型，显示了他广泛观察人情物理的心得。宗元嗜读经史，因此有借古讽今的咏史诗，如《咏史》《咏三良》《咏荆轲》等；他非常关怀民生，敢仗义执言，因此有反映时事的作品，如《田家三首》反映农民身受暴吏重税之苦、《古东门行》记盗杀宰相武元衡之事；又尝以寓言笔法寄托孤愤之情，因此有寓言诗，如《笼鹰词》《跂乌词》等；也有咏物抒怀的咏物诗，如《早梅》《南中荣橘柚》等；更有清幽淡远的山水诗，如千古名作《江雪》《渔翁》，其境界高邈，素为诗家所推崇；几首咏永州、柳州山水的诗，更写出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可与其山水游记互相映衬。宗元重视友谊亲情，因此颇多交游唱和之作，例如与刘禹锡酬唱的《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》、送别从弟的《别舍弟宗一》等，均真情流露，毫不造作。宗元也创作了若干首雅诗歌曲，如《贞符并序》《平淮夷雅二篇》等，显现了其崇尚古代圣王，关切国运民生的胸襟识见。简言之，宗元的诗歌约可分为咏怀、咏史、时事、寓言、咏物、

山水、唱和及雅诗歌曲等数类，这足以说明其创作题材的广阔，而且各类作品各有风格。

（三）言为心声，情感真挚动人。伟大的文学作品，除了形式的讲究，必有深刻的主题、感人的情志，才足以流传千古。宗元的诗歌不仅在创作形式上多方开拓，在内容上更有令人动容之处。贬谪荒陬的重大打击，使其心情苦闷，郁结难解，因此贯穿在各篇诗作中的，便是这一股悲愤愁苦的情怀。特别是在吟咏山水景物之际，往往在描绘山光水色的同时，宗元也会由外在世界而转入内心的探索。如《南涧中题》，便借着独游南涧，转出幽独孤寂的悲怀，其诗云“去国魂已游，怀人泪空垂”，又“索寞竟何事？徘徊只自知”等诗句，皆是对自身遭遇的感怀，扣人心弦。《岭南江行》记元和十年（815）入桂赴柳，途中所见蛮荒风景，但结语“从此忧来非一事，岂容华发待流年”则深深流露出老来无成的落寞情绪。又如《别舍弟宗一》云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死投荒十二年”，这些诗句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，令人感受到孤臣孽子的困厄，而寄予无限的同情。

然而优秀的诗人也会从生活中找到调适心情的妙方，如果宗元一直自困于这种情愫，并无益于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不可能使创作艺术更上层楼。面对永州、柳州山水与奇风异俗，宗元一方面难免触景伤情，兴发思乡北归之意，但经过时间的历练，再加上学佛修道，宗元也能逐渐摆脱心中的阴霾，体悟人生的新境界，甚至可以自我解嘲，展现开朗的一面。例如写愚溪的《溪居》“闲依农圃邻，偶似山林客”“来往不逢人，长歌楚天碧”等诗句，就显得比较清闲从容。而其他几首同是写愚溪的诗，如《夏初雨后寻愚溪》《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》等，也都在寂静的景色中，透露淡泊的心志，而相对减少了几分高亢孤傲的气势。宗元于元和五年（810）秋迁居愚溪畔，恰是他在永州的后五年之开始，在心境上确实比

前五年初遭贬谪时，更懂得自适自处之道。

到了柳州时期，一方面因为刺史一职可以实际做点儿事，使宗元得以发挥一些才能，树立功德；另一方面，宗元历练更久，心境更为圆融入世。因此柳州时期的诗歌作品，竟也有几首自我解嘲之作。如《种柳戏题》《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》等，诗中的宗元，宛若慈蔼的长者，言语委婉亲切且风趣，相当平易近人，已不同于当年那孤愤不屈的高傲形象。这段心路历程，都是宗元的亲身经历与体会，因此无论是前期的郁结愁闷，还是后期的淡泊宁静，都是出以至诚的真心真意——这才是宗元诗歌的灵魂。

（四）并比陶谢，自成风格。最先指出宗元诗歌与陶渊明诗相似的，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（轼）。东坡晚年贬谪惠州、儋州，对于陶诗的自然平淡相当推崇，同时对于宗元的作品也相当肯定。其《东坡题跋》云：“诗须要有为而作，用事当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。好奇务新，乃诗之病。柳子厚晚年诗颇似陶渊明，知诗病者也。”又：“子厚诗在陶渊明下，韦苏州上，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，而温丽靖深不及也。所贵乎枯淡者，谓其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实美，渊明、子厚之流是也。”外枯中膏、似淡实美，殆指陶、柳诗不以华丽字句取胜，反而在素朴的文字中，体现丰富深刻的内涵。他到儋州去时，只携陶、柳二集。

拜东坡之言所赐，此后诗家论柳诗都遵从其说。尤其是东坡说宗元诗在韦苏州（应物）之上，更抬高了宗元的地位。晋陶渊明是田园诗人的始祖，其品格高洁，诗文清雅，后世文人无出其右者；宗元得与之并比，可见其在人品、诗品双方面，都获得世人的认可。

晋谢灵运为山水诗鼻祖，陶谢并称，早已成习。南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《西清诗话》云：“柳子厚诗，雄深简淡，迥拔流俗，至味自高，直揖陶谢。”而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论陶渊明、柳宗元，也是将二

人及谢灵运互相比拟，例如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渊明是晋人。”此诗下自注：“柳子厚，晋之谢灵运；陶渊明，唐之白乐天。”又：“谢客风容映古今，发源谁似柳州深？朱弦一拂遗音在，却是当年寂寞心。”自注：“柳子厚，宋之谢灵运。”按，谢灵运的山水诗清新自然，如出水芙蓉，有浑然天成的气韵。但谢灵运身遭贬谪，乃寄情山水以忘忧，故诗中仍难掩寂寞心情。这或许正是宗元与之相似的地方。近人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更指出，宗元不仅五言诗刻意学陶、谢，其制题方式，亦宗法谢灵运，如《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》《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》等题，都仿自谢灵运诗长题如小序的作法。就此而言，宗元诗与谢诗，应该是在内容精神上与形式技巧上都有相似相仿，且足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成绩。

然而宗元的个性、处境毕竟与陶谢二人不同。比之陶渊明，宗元可能缺少几分恬淡，而多出几分孤愤哀怨；比之谢灵运，宗元的处境更加困苦，因此同是山水游历之作，宗元抒情遣怀的成分更浓，显得更加峻峭深沉，不如谢诗的清丽。因此也有论者以为宗元诗歌更近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例如清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即云：“柳诗长于哀怨，得骚之余意。”汪森《韩柳诗选》则云：“柳先生诗，其冲淡处似陶，而苍秀处则兼乎谢。至其忧思郁结，纤徐凄婉之致，往往深得于楚骚之遗。”这个说法，今人王国安《柳宗元诗笺释》也是相当赞同的。

总而言之，宗元诗歌虽有所祖述，无论是田园山水派的陶谢，还是忠愤含悲的逐臣屈原，都应该只是其中的一环，加上宗元个人的性情襟抱、人生历练以及在创作上的努力经营，才构成宗元个人的诗歌艺术，形成其个人独特的风格。犹如其《江雪》诗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在空廓寂寥的天地中，独钓江雪的蓑笠翁，正是宗元清高孤傲的自我写照，无人可以取代。

四 本书体例说明

本书以柳宗元诗歌作品为材料，对其加以注解赏析，希冀由此而表彰其诗歌艺术，让读者在熟知这位古文家、山水游记大师的基础之上，认识宗元内心更细腻幽微的一面，进而可以涵泳其诗歌意境，以阐发潜德之幽光。

刘禹锡编的《河东先生集》，共三十卷，北宋时已很少流传。今所见的四十五卷本，系经过北宋人穆修所校订的本子。而刊刻流传的版本，则以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》（简称百家注本）、《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》残本（简称五百家注本）与宋世彩堂本《河东先生集》（简称世彩堂本）为最易得，且较佳。本书所依据的是今人吴文治的点校本，就其卷四十二、四十三之诗歌作品加以注解。宗元的诗歌绝大多数收录于此二卷，卷四十三大都是在永州时所作，卷四十二则除少数篇章外，大都是诏追还京及再贬柳州后作。本书参考《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类编》，将各篇系年排列，不能详究年代的，就以类相从，附于当年最后或卷末。全书凡注诗一百四十七首，分为三卷：卷一为贞元六年至元和四年（790~809）的诗作，约当宗元求取仕宦之初始，以至被贬永州前期。卷二为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（810~814）的诗作，约当宗元被贬永州的后期。元和五年卜居冉溪（愚溪），宗元心境略有转折，稍见平和，元和十年获诏北还，故将卷二的年代如此断限。卷三为元和十年至元和十四年（815~819），此时期宗元北还又再遭贬斥，第二次谪迁柳州刺史，直至老死。

宗元另有雅诗歌曲十余篇，见于其文集卷一。以其体制较为庞大，文字较艰涩深奥，与一般诗歌的风格不同，故暂不选注此类作品。